

清流



21

ALIRAN JERNIH

1-12-1994 • KDN PP6767/1/94 • RM2.00

文學亮麗人生

渔岛长城

/ 杜运燮 (中国北京)



渔岛很小
这里的人，却天天
个个都装着一座长城
胸襟悠远，宽阔

城墙不高
登上也可远眺
看得见塞外风光
中华历史几千年

城墙不长
也有更上一层楼的快乐
没有北国长城的老龙头
附近也有著名港湾

不高，不长，不大
也能吸引无数想象力来展翅
迎着马六甲海峡的海风
游客胸中卷起了汹涌波涛

突然眼睛更亮
看见千千万万炎黄子孙
带着华夏文化
遍播全球各地
也在这里生根
根会生根
长城砖也会生长城砖

北方的长城，有朔风
吹来“草低见牛羊”的名诗
渔岛的长城，有海风
吹来与热带白浪嬉戏的海鸥
无论是海风，朔风
都把长城吹得更长
吹成一个超长的梦

编辑手札·

把细流化成大河



/良木

第廿一期《清流》总算又面世了。这点，得感谢众多支持我们的文友及读者，没有大家的拔刀相助，我想，《清流》绝不会在创刊后的第五个年头里还在在涓涓滴滴地流下去。

五年的风雨路，我们已走过，没有理由不能再走下去！其实，想起来，我们背后有那么多忠实的支持者，何须悲观？

人家说穷则变，变则通，我们何妨也来变一变，改变一下方针，试试可行之道！

因此，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清流》突然来个大改革，请大家千万不要惊奇。不过，在另一方面，假如能够的话，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能给大家一个惊奇，惊奇《清流》在短期内如何能如此脱胎换骨？惊奇《清流》为何能在突然之间增添许多生命力？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深信，我们办得到！至少，我们会放手去试一试！

《清流》虽激不起澎湃的浪花，但它肩负的使命和理想是艰巨的、长远的。让我们共抱崇高的理想，锲而不舍，将这条细小的溪流，化成滚滚大河吧！

· 目录

* 封面

“牵情”（水墨画）

* 张韵山

* 封底

张韵山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独具心得

* 钟正山

* 封二

渔岛长城

* 杜运燮

* 编辑手札

把细流化成大河

* 良 木

1

* 评介

《井蛙琐语》读后感

* 有 明

4

* 散文

圆

* 许心伦

7

鹰窝寨上

* 秦 林

11

重临马尼拉唐人街

* 看 看

13

忆文冬

* 一 介

15

中秋月

* 水 菱

18

岁末心语

* 之 呼

20

绝症

* 心 水

22

关怀一片苍凉

* 杨嘉仁

24

大屠杀

* 周若涛

27

迟来的六月

* 邱美莲

30

目录·

总目录《新诗报》

即寄

犀鸟之乡
该是黄花季节吧

* 陈小婷 33
* 林美悦 36

* 诗歌

情牵
一枝红杏出墙来

* 一 下 41
* 狄 狄 42

* 文学蓓蕾

看山岁月
久违了，大哥
故乡的早晨
短诗三首

* 何伟伦 44
* 金 言 46
* 李艳兰 49
* 薛晶萍 51

* 小说

没有勇气站起
跨向理想

* 飞 马 53
* 臻 杰 56

本刊启事/征集资料

第二期《文学史问答比赛》揭晓

第四期《文学史问答比赛》

新书介绍

63
64
65
71

《井蛙琐语》读后感

/有明



世平文友：

我一口气将大著阅读完毕，内心不禁萌起很多感触。

假如要我写序文，那当真难为我，自知无能写成像样的篇章。左想右想，写一篇《井蛙琐语》读后感会来得自然恰当。

我要感谢您这几年来对《清流》的关心及献出各方面的力量，如今我虽然辞去主编的职务，仍希望您永远关心和友持《清流》的存在。

《井蛙琐语》作书名虽有谦虚自居之意，要是把书名改作《书影清谈》会更具清雅，更令人喜爱，不知尊意如何？

从大作里获悉您平日博览群书，勤奋写作，生活方式扎实平稳，故文章里潜藏着股股青春气息和无比魄力。

襟怀豁达，思想健康，都是由于您平日懂得修身自爱。您把看书报与朋友作上下古今谈，看作是人生的享受，堪称品格清高，可作年轻人的模范。

您老老实实地看书报，老老实实地写文章，老老实实地做人，倒是令人敬服的三大绝呢！这都并非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您笔下的人物非常生动，咀脸都描述得好逼真，叙事说理都有正确的观点。全书内容充实，笔调活泼轻松。

在这儿我说一说《给儿女》这一章，我很欣赏您教儿女的方法，那是：

堂堂正正的为人
切切实实的求学
勤勤恳恳的做事

您与儿女有密切的骨肉亲情，相信还会有很多宝贵的教诲和亲切的嘱咐赐予他们，为何不畅言一番呢？

一篇文章掺杂三、四件事而又没有中心思想，那是一个败笔，若能将三、四事独立性地，绕着中心思想来发挥，则容易写成好文章。《你是一位女强人》这篇是一个例子。

《己所嗜》及有些篇章令人看了觉得谈论不够深入，只是在问题的表面约略一提则完结。

读了您写的《文坛旧事话当年》，我想起手上四本珍贵的旧陈皮：

（一）《学源》第三期——1964年12月出版

（二）《吡叻月刊》第三期——1977年3月31日出版

（三）《教与学月刊》第118期——1972年10月15日出版

（《天狼星诗七七年诗人节纪念特刊》——1977年6月6日出版。

《学源》的封面是连士升题，社址在怡保高温街71号，编委是：廉尝、赵少昂、范子登、朱昌云、苏雪林、陈曼英、彭士骥、周玉华、林千石、慧适、慧若、钱歌川、王志学、冯慧贞。该期的写作者有李廷辉、吴均昌（看看）、谢冰莹、黄秋、锺公、朱昌云、余文乐、黄尧、黄叔麟、沈安琳、梦平、黄鸾、林光蕴、程万鹏。

《吡叻月刊》第三期的作者：马岑、绍文、温任平、杨水源、雅波、温祥英、林凤、冰谷、艾文、麦秀、碧澄、叔权、刘前度、方北方、黄海明、端木虹、温梓川、青莹、翠园、黄润岳、文戈、李锦宗、怀冰、商晚筠、杨柳、赵今江、丁云、符气南等人。

《吡叻月刊》创刊号是在1976年9月15日出版，发刊词由李若梅执笔。原本是希望以“霹雳”一声撼醒整个“冬眠”的文坛，没想到

“霹雳”月刊会在第三期被迫鸣金收兵。“吡叻月刊”第三期曾刊登《敬告读者书》：“在客观的环境下不能让本刊生存下去——印务局不再承印本刊，其他印务局索价过高。……”

我国的文艺刊物往往是寿命不长，那是得不到华社真心支持，很多知识份子会把文艺刊物搁在一旁，他们常认为没有时间去读，甚至有人说提不起兴趣。搞文艺工作的战士真的要加把劲。从各方面设法努力，这样才会激起热情。

《教与学月刊》第118期的写作者：张乐水、温瑞安、延荣洲、李乔、林琼、落叶、雅波、晓雾、逸云、寂寂、怀冰、秋零、黄昏星、江上舟、温任平、毅飞、刃贝、林友泉、虹采、谢圣洁、张云飞、萧遥天。

《天狼星诗社77年诗人节纪念刊》的写作者：郑荣香、瞳晖、陈月叶、温任平、绿沙、思逸文、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陈俊镇、慕静、飘渺、林秋英、杨柳、真牙、扁舟一叶、冬竹、谢川成、欧志才、黄着怡、林漓、蔡贤杰、蓝薇、李颖璇、张丽琼、张健英、沈穿心、郑秀婷、欧志仁、幽雯、文倩、朝浪、雷似痴、心茹、洛雨

思、风客、张树林、凯风、川冲。

从这四本“旧陈皮”的写作者名单去看，可发现很多有毅力的写

作人数十年都持着一个不变的志愿，朝向文学道路前进，就算半途上遇上了风霜波折，仍会鼓着俊劲，大胆地踏过去。最可惜的就是，中途放弃了应走的方向，这批文友如今不知跑到那个角落了？

世平文友，您能持着一颗热爱文学的心，数十年仍不会改变，那是值得称颂，年轻的文友应向您学习。

盼大著面世后会有更多的朋友为您鼓掌，为您打气。写作的道路虽不好走，爱上了就得终生努力。有耕耘，必有收获。愿共勉，敬祝日后写得更勤更写意！

有明 敬贺

九四年二月十八日





/许心伦



我家后院的这棵椰树，已经有十二岁了。

当年把它小小的幼苗移种在后院靠水沟的地方时，卖果树的老园丁说：这棵椰树是「矮种」的。那就是说，它是矮仔一族，不会高入云霄的。

椰树种下后不久，家人不知在那儿得到了一棵「好种」的榴链，就把它种在离椰树不到六尺的右边。

三年后，椰树与榴链树一起长大，椰树开始开花了，榴链树还没有，还在往上生长。当椰树的第一串椰子成熟时，我站在树下，手一举，就可以把一粒粒圆滚滚的椰子转呀转的摘下来。当时，我想吃一粒就摘一粒，现採现剥，把嫩嫩的青椰皮砍得噼噼啪啪响，然后一潭清清的椰水及白白滑滑的椰肉就呈现在眼前。当时，我不是拿来一支水草放在椰子里慢慢的吸，就是拿起椰子，咕噜咕噜的将椰水往喉咙里灌。那种椰汁给予的清凉感及享受收获的快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椰树是我每天浇水灌溉种出来的，如今，它以累累的果实回报我。有时，把椰汁椰肉掏干后，我不捨得把椰壳丢掉，就把它剥成两半，盖

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晒乾当薪。有时，我只往椰子的尾端削了一个大洞，待挖乾它的果肉后，就装上泥土种花。用椰壳种万年青，只见那长长的绿叶子吊在壳外，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风来时，婀娜摇曳，微微生姿，有一种很朴实的风味。往往，椰壳风乾后，呈现一层灰灰皱皱的表皮，很有一种未经雕琢的艺术美。

第四年，椰子生高了一点，我必须踮起脚尖，才能採到椰子。

第五年，我搬来一张矮凳子採椰子。

第六年，我要站在木椅子上才能把椰子转下来。

第七年，我爬上梯子採椰子。

第八年，我做了一支挂有弯刀的竹竿採椰子。

第九年，我换了一支长竹竿。

第十年，我把两支竹竿接成一支，才能有足够的长度採椰子。然而，用这么长的竹竿採椰子，我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才开始发觉到，原来要吃一粒椰子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当我把十多尺的竹竿伸上云霄时，挂在竹竿顶端的弯刀竟然摆来摆去，不听从使唤，总是对不准椰蒂，更不必说有一刀切下的快意了。我在椰子树下挥动着

竹竿，纵然脖子酸痛，满身大汗，也不能再潇洒的採下椰子了。望着满树顶一串串大大小小的椰子，青莹剔透的，却摸不着沾不到，让它越来越老，越老越黄，最后轻荡荡的掉下地面，心里只有一种无奈与茫然。

每一刻，每一分钟，椰子树还是不断的在长高，不断的在结果子，不断的生出绿叶。到今天，树身也快有一尺半的直径了。

有一天，家里的人发现了一件事，他大叫道：

「哗！榴槤树给椰叶盖满了啦！」

我抬头往榴槤树一望，果然，站在椰树右边的榴槤树全身盖满了椰树的长叶子，有一把叶子还端端正正的盖在榴槤干的头顶上。我以为那个人只是嚷嚷就算了，也没有去在意。

第二天，我踏进后院一看。哎呀呀！怎么笔直的椰树干竟显出了一个「腰围」？我气得在地上跺脚，冲向那个人。那个人解释说：

「我不要让椰树再长高了嘛。」

原来割了一层皮肉，椰树就不会长高了？他的生物理论是：水吸不上去啦，椰树就不会大啰！

解释是没用的，我一点也不领

情。我去找了三件破衣服，把椰树身的伤口包紮起来，然后每天浇水，使它滋润。我好生怕它明天就会枯萎死亡。

一个月后，椰树並沒有死亡。那层深约寸半的伤口並沒有对它造成任何伤害。我现在才发现，椰树竟有着这么强韧的生命力。它的树根每天还是照样地把水与粮食输送到树顶上去。椰汁依旧清甜，椰肉依旧滑口白嫩。

一年后的一天，后院隔条沟的空地上建起了一间屋子，搬来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看到我高高的椰子树时，就瞪着两颗凶巴巴的眼珠对我说：

「你的椰树总有一天会压倒我的屋顶，最好把它砍掉。」

我对这个警告忧伤了半年，不知要怎样安排我的椰子树的命运。将它砍掉吗？这棵椰树对我忠心耿耿，让我喝了几年的清凉汁，至少也吃掉一百粒以上的椰子了。不砍掉呢？如果真的有一天，椰树压倒人家的屋子，我怎能赔得起呢？

有一天，天色骤变，后院刮起了一阵大风，沙沙沙的，蛮吓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只见我那棵椰树迎着大风摆来摆去，要倒要倒似的。我一惊，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几天后，一个拿着电动大锯的印度老兄来到了我家门口。他也带来了一名高高瘦瘦的印度小子。只见高瘦的印度小子双手抱着树干，双脚夹着树身，像猴一样，没几下子，就攀上椰树顶上去了。在树顶上，他快刀斩乱麻的把叶子统统劈掉，把一串的椰子也全部劈掉，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大椰梢。我站在椰树下看着这一幕，心里满是不捨与心酸。我感觉要与一个相聚了十多年的「亲人」告别了。

待印度小子爬下面目全非的椰树后，在树下的印度大兄拿起电锯，在椰树的半截处锯了一道直达四之三寸深度的切口。印度小子就在树上身套上一根粗绳子，然后跑到远处一拉，一刹那间，整棵椰树「砰隆」一声，应声倒地。我的心也「砰」的一声，碎成片片。完了。一个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从此结束，而且，是我命令要它结束的。我令它生，又令它死，我像是一个大自然的主宰，操着生死大权。

死，虽然代表一个生命的结束，但是，並不代表它被遗忘。

椰子树锯下后，我保留了它的整支树干。我叫印度工人把它锯成二尺一段的椰树桐，然后把它摆在花园里的一棵芒果树下作为一个卉

棋与谈心赏月用的座台，确实确实的把它留在我的园子里，继续发挥它伟大的精神，也让我有机会接近它，不离开它。

几天后，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原来椰树之灵还在，椰树头并未死亡！它仿佛不知上身已去，还频频的为它输送水份，致使整个树头湿润一片，并渗出少许白汁。

啊，多伟大的生命力！多坚韧的生机！

然而，我已发誓，今后不会再种椰子树了。

虽然，短短的十二年，椰子树已结束了它的生命。但是，我相信，它已善用了它的一生，它已圆满的回归了大自然，它已完成了一个生命的圆……



鹰窝寨上

/秦林（新加坡）

（一）

只管往前去，林锦，我只望见你蚂蚁一样的背影，望不见山顶；我只望见你的身影不断攀登，望不见彩虹。

山顶上有什么？一座小庙？！若有千年雪莲，我一定攀登，因为那是青春的源泉，生命的源泉。

鹰窝寨的山顶上可有飞翔的鹰？英雄的鹰，自由的鹰，是诗人的朋友，也是善良人民的朋友，它一定会将毒蛇狠狠啄死，不让更多毒液遗害人间。

只管往前走，朋友，你的攀登旅程在我梦中日日夜夜盘旋，我终于踏进自己的梦中，兴奋地和你一同攀上险峰。

（二）

鹰窝寨上的鹰是自由的，是令人羡慕的。

它捍卫着家乡的天空，蔚蓝的苍穹象征人民幸福的生活。

它爱峻峭，那是它的性格；它爱苍茫，那是它的风格。它和大河山岳一样，都是大地的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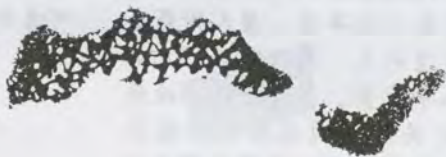
你听，那嘹亮的歌声，从远处飘来，那是大地儿女的歌唱，她从山顶上背柴轻快地飞下来。一问，她一天要上下山好几回；一看，她已年过半百。

我们的脚啊为何这般无力？我们的喉咙里为何发不出动人的歌声？我的灵魂在燃烧，与暮色相辉映。既然我是一个诗人，我会为世上的弱者，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歌唱。我也是大地的儿女。



重临马尼拉唐人街

/看看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过马尼拉唐人街，对王彬街印象犹深。

今年七月十六日，我随作协代表团出席亚细安华文文学营，会议过后，我们搬到唐人街去住了二天，为的是看看马尼拉的唐人街风采。

马尼拉的唐人街，是菲律宾华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市场，与其他世界各团的唐人街，大同小异。记得一九七八年，我到来时，唐人街相当繁荣。车水马龙，不在话下，尤其是马车特多，街道狭小，一片脏乱。这次重临唐人街，车辆特多了，马车仍旧川行不止，许多商店，生意滔滔。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来，唐人街的金铺如雨后天春笋地开设，不知是经济蓬勃发展，还是华人更加富裕了？

马尼拉的唐人街，华文招牌最多，经商的大都是福建人。以前，在菲律宾，华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除了华文报章杂志不自由使用之外，在别的街道上，商店的招牌，绝大部份为英文，不准用华文。现在，除了在唐人街看到稀奇古怪的华文招牌及广告之外，也可在别的地方看到华文招牌，可见华文的使用已开放了许多。其实，菲律宾华人朋友也曾跟我说：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开放及华文经济价值提高，菲律宾政府对华文也日

益重视，给予更大的使用自由了。

十多年前，我在马尼拉唐人街，感到最不愉快的事是：唐人街商店狭小，街道不大，而且肮脏，尤其传统式马车奇多。马粪处处，政府似乎不大关注，因此给人印象不佳。这次在唐人街，感觉之中车水马龙，繁华得多了。不过那种脏乱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

我问当地华人朋友：为何唐人街的马车，仍然存在？朋车告诉我：大概是：一来，马车是菲律宾人谋生的一种工具，政府不敢急于取缔；二来：在街道水患时，马车最管用，可以通行无阻；三来：平时许多人乘搭马车，也较方便，尤其是上学的学生。

我记得，十多年前的唐人街，车辆较少，现在则很多了。常见的是马车和汽车争道而行，在狭小的街道上，把唐人街挤得水泄不通，难怪在白天，许多行人都在兴叹：行不得也哥哥。不过，一到晚上八时过后，唐人街就变得冷清，有点像中国的大城市，蒲公英还劝我们，夜晚的唐人街，不宜多外出，劫案特多！

唐人街，虽是菲律宾华人聚集的一个商业市场，也是华人文化的缩影；但现代菲律宾华人已逐渐冲

出唐人街，在菲律宾广大的其他经济领域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可喜的现象！



忆文冬

/一介

本文中的文冬，国语作Buntong 或 Guntong，是怡保数一数二的大新村，不是彭亨广西老乡的文冬（Bentung）。官方几乎全用Buntong一字，但文冬华小却以Guntong为名。

文冬这个新村，在大马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但它有上千间房屋，人口比普通的乡村或小镇都多，怡保附近几个久没落的小镇如甲板、拿乞（Lahat）等，人口寥寥无几，都仍然在地图上出现，这一点，是要替文冬叫屈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我曾在文冬居住，对该村有相当深的印象。

当时的文冬，与怡保另一个大新村兵如港（Pasir Pinji），是有名的「黑区」——私会党多，械斗事件时有所闻，陌生人望之却步，等闲不愿进入。我们之所以选中它，无非是离学校不甚远，交通也方便。出了村口，脚车沿着江沙路北行，经过州教育局、Guru Nanak 英校，不久我们就读的育才中学就在望了。要去街场也很容易，脚车没踏几下，便到了巴士车站或 Medan Kidd 一带，再钻几条横街，已到怡保市中心啦。我们居住期间，没

有遭到私会党惹事、收保护费的麻烦，想来与我们的学生身份及「行得正」有关，佛经上所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有道理的。

我们在门牌五百七十号的铧顶木屋租了两间房，五个人同住。何治垣君与陈清龙君不久就迁出了，那时何君在怡保日间训学院受训，执教数年后到加拿大深造，获得硕士学位；陈清龙君与我后来在日间师训时又再同窗，如今是家乡峇眼那督实里阁华南小学的董事长。相处最久的是何爵文、陈凤才与范金海。何兄今在都门操广告业；陈兄在家乡和丰开饮食店，他结婚得早，子女们多年前已能帮手了；范金海君服务教界多年后，毅然进入大学念估价师课程，可惜天不假年，获得学位后没有几年，就患癌症逝世，真是天妒英才！

我们的膳食是自己炊煮，不能不每天和文冬巴刹打交道。由后门穿过一条小巷，就到巴刹了，鱼肉瓜菜，应有尽有，当年物价便宜，买三两块钱，就够大家一天食用了。

如果袋中有余钱，则光顾巴刹一角由两三位妇女经营的冰水档，

那儿卖的红豆冰与冰冻木瓜，想来还齿颊留香。

在新村的小店内，居然被我买到一整套商报出版、头尾齐全的「南洋月报」，奇怪的是，每期封面都盖了「芙蓉南钟派报社」的印章。

村后是「沙屎芭」，应是废弃的锡矿场。那儿有矿湖，湖水碧绿清澈，我们几个毛头小子，胆大包天，竟敢到矿湖游泳。凉风习习，四野寂静无人，芦苇迎风摇摆，景物多么迷人，难怪我们连去了数次。多年后想到废矿湖「坑人」的危险，我们真是「瞎子不怕老虎」啊！

文冬华文小学，就建立在一片沙砾地上，连树木都不易生长。教室下半段钉木板，上半段围粗丝网，屋顶铺锌板。试想：炎阳当空，沙砾经过曝晒，其热量和炫目情形多么不利上课。马华作家伍良之先生的令尊梁志萍老先生，当年在此当校长，连任多年。傍晚，太阳偏西后，我们间或到该校篮球场打打球，要不然在那儿跑步健身也蛮不错。日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该校的照片，早已换了新颜，非复当年简陋模样，叫人辨认不出矣！

文冬华小近年来的董事长张桓

昌先生，是育才中学老教师张俾云先生的公子。张老师家住文冬二〇五号，自奉甚微，衣著朴素，貌似乡下老农，课余则在家饲鸡养鸭。当年，我们踏脚车走在江沙路上，常见他骑着大型老爷脚车，由后头追上，年逾五十的人了，气力还胜过我们学生哥。他的几位孩子，后来有皂冠金铺东主，有的获博士，或硕士学位，满门俊秀，兰桂芬芳。

爵文、凤才、金海都是和丰兴中中学初中毕业生，小学则在该埠附近的宁罗时化学校、沙叻兴华学校就读。课余有暇，我曾听他们讲起小学与初中时期的往事：后来在芙蓉中华中学搞得有声有色的陈开泰校长，原是兴中教务主任，当时还是籍籍无名，校长则是王白山与陈庆祥。早一两届毕业的邓如钦（笔名施远）、何穆兴成绩如何了得……宁罗时化学校校长王寿民，喜获千金，命名为奚如（意即「怎么样」），由于崇拜大文豪罗曼兰，他便以「罗曼」和「罗兰」为两子取名，但「王罗兰」不像男子名，后来改为「王罗伦」。多年以后，我偶然从报章获悉：「怎么样」小姐已从执教的华小荣休了，王罗伦先生则曾在拉曼学院服务，

如今在北京办私立学院。当年，报纸上常有双溪大年新民小学校长兼吉中华校教师会主席「曹微兴」一名出现，金海辄指出这其实是他的前任沙叻兴华小学校长曹微与，因为「微与」两字不似人名，被排字工友误植为「微兴」。后来，我从翠园女士的文章中得知，教育界名人周曼沙与任雨农，原来还是由这位湖南同乡曹微与带来马来亚……一晃眼间这些都成了教育圈的陈年往事了！

文冬，这位当年的村姑，也已非复夙昔的朴素模样，正赶上发展的时代列车，轰隆隆向前驶去，叫人感到些许陌生，丝丝怀旧……



中秋月

/ 水菱 (新加坡)

古老的文明古国，为月亮创设了一个既美丽又浪漫的节日。在湛蓝晴空
的秋天夜晚，皓月当头的时刻，庆祝这中秋佳节，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
一桩美事啊！

从古至今，多少诗人墨客为这美好的中秋月圆之夜，写下无数的诗篇、
谱成优美的曲子以及神奇美丽、充满幻想的神话故事！

中秋节——一个成人赏月庆团圆、儿童赏彩灯、提灯笼共欢乐的日子，
令人既向往又欢欣喜悦！

试闭上双眼，细细体会，静静默想：一个个中秋的美丽画面在脑际呈
现——一轮明月高挂，月色笼罩大地，庭院里挂上彤红点亮的灯笼。在银
色的月光下，品茶、嚼月饼、谈天、猜灯谜、哼唱歌谣，若能吹笛奏箫就
更增情调，此情此景，何似在人间？要不，静坐庭前，看小儿女们提着半
明半灭的灯笼走向远处，一盏盏的朦胧小荧光仿佛带着自己的童年飘渺远
去，在这中秋的夜晚也可能带来淡淡的愁绪！也许你会想起另一幅图景—
—小杂货店门口挂满各式各样七彩玻璃纸灯笼，多么迷人、多么亮丽。站
立店门，仰头俯首之间，一种节日的欢乐溢满心头。买下一个心爱的灯笼

却愣愣地想，不知要送给什么人？

不知月亮可曾晓得？人们为了庆祝她的节日有多隆重！在东搜西找集合多少美味素料，烘制花样百出的月饼；冰皮月饼的出现更倍增几许罗曼蒂克的意味，单看那淡绿、浅黄、雪白、粉红的冰皮颜色，未尝已先醉，醉在柔柔的色彩里！除了月饼还有绿柚、紫芽、菱角、黄菊都是中秋佳节不可或缺的点缀品。

中秋的节日气氛一年比一年浓；中秋的月亮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明亮？感觉中，在电力十足的灯下，中秋的月色似乎越来越暗淡了！但是裕华园里灯笼的亮度却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灯笼的种类也一年比一年来得奇巧。游园赏灯是过中秋的一大乐事！好个灯笼荧光通明的夜晚，令人赞赏令人沉醉！沉醉在灯笼的世界里，梦想着嫦娥下凡到人间！



岁末心语

/之呼



九楼的风声让人悚然不安，窗外老像有个披着大披风的巨人，怒号着，来回在窗前狂舞。

矇矇然的睡了半个钟头，就被呼啸的风惊醒，脚底凉飕飕的，直透心扉。披衣坐起，窗外灰沉沉的天空没头没脑的盖下来，把方丈大的小斗室罩在昏暗中。

只不过是傍晚六时多钟，街道却已冷冷清清的，没有行人没有车辆。一张旧报纸被风扬起，低飞了半条街。好荒凉呵，连那盏街灯也只是啜啜蠕蠕的亮着。

岁末天寒啊，北方的风，吹在人脸上像是刀刮似的，小说里总是这样的写。未亲身体验过，我也想象不出来，是冷得又疼又麻吧，我想。

这是你在异乡的第二个冬季了，可习惯了那如刀刮般的北风？那天忍不住拨了电话到你乡下的家，问你的家人你可会回山城过年。答案是不会，电话的那头问我是谁，我慌慌忙忙的说是你的旧同学，然后说了声谢谢就匆匆挂上。

就算你会回来又怎样？我心里明白得很，若是再次相逢也只能擦肩而过。我和你，只是同窗二载却形同陌路的旧同学而已。这是我不断在人前人后故意若无其事的强调的。

那一段日子，人们总是把你的名字和另一个女子连在一起，在我面前不厌其烦的一遍遍提及；为的，只是希望看到我隐藏着的伤口，然后拆穿我的孤傲四处散播我的失意。

我掩饰得很好，没露出半点蛛乡马迹，没让人们发现我那被掏空而搞痛的心。我像听故事一般的倾听 有关于你俩的感情发展，偶尔佻皮的插上一二句。

一个个无眠的夜里，拨通电话却始终喊不出你的名字，一次次听着对方不耐烦的把听筒重重盖上的声音。然后，把脸埋在枕头上哭泣。我没有对人哭诉的权利，因为你和我只是形同陌路的旧同学啊！

爱得好苦，因为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我故意隐蔽的爱让你苦恼，也让我对自己厌恶。好窝囊，明明喜欢偏偏不敢承认不敢表示，躲躲藏藏的，累人累己。

在那个起风的九月，你背上沉甸甸的行李远赴他国追寻理想，把

半岛上的是是非非抛在层层白云下。这一去，从此杳无音讯。

心灵的最深处，永远留着一小片空间，为你祝福为你守候。不期望你任何的回报，只是单纯的希望你过得很好。悠悠岁月流转，雁字回时愿别来无恙。

天寒了，请自重，别让那刀刮般的北风给刮病了。



绝症

/心水（澳洲）

牛哥生性风流，婚前许多女子自动投怀送抱，他真是艳福齐天。结婚时，太太风英坚持要他先呈上一张医生检验的清白纸，这倒是牛哥没想到的怪条件。幸而，他从不涉足风月场所，对于妓院更是深恶痛绝，那班卖身的女性只是「公厕」，惹上性病梅毒的机会太多，笨蛋才会花钱嫖妓买罪受。那些浪漫的情人和他共游巫山，原本都梦想能成为牛嫂，「容易来的也会容易去」，这句澳洲俚语是他深信不疑的座右铭。风英之能打动他，全靠那份保守和坚定，怎样热也都不容其越雷池半步，要达到攻城陷阵，非结连理不可。风英看到他的医生化验报告后，自然成为牛嫂了。

婚后多年，牛哥对太太忠心不二，完全满足於鱼水欢乐，他绝没想到密实羞涩的风英，浪起时令他如痴如醉，不知人间何世。得妻如此，那能有什么异心呢？

那晚索求时，风英拒绝他。肚子痛，翌日求医，是子宫病，化验及抹片结果是子宫颈癌。这个坏消息如晴天霹雳打击在他们身上。

牛哥再也不敢碰太太，拥抱她时，满脑子全是她患上绝症，仿佛是搂着冰冷的骷髅，死亡阴影滋长。后来她动手术切割子宫，但牛哥依然和她

分床，她安心等待六月后的再验报告。对生命执着，那份信心令她无惧，内疚的是无法尽人妻的义务。除了温柔更加温顺外，她细数日子，只要半年后证明她无碍，必要以加倍的浪劲去媚悦丈夫。

牛哥忍着午夜那种无法排遣的绮念，脸上的笑容难得再展；烟花柳巷他也曾起心，但想及「公厕」，恶心却步。偶然在太阳报上看到「鰥寡单亲周末派对」，他怀着好奇，虚报鰥夫身份参加了舞会，那班洋男女均藉此派对重温婚姻旧梦，说穿了是找对象发泄。

舞会上那些未婚妈妈、被弃的妇人、中年寡妇、以及水手的妻子多於单亲父亲、鰥夫。牛哥的出现，立即成了欲海洋女的抢手货，他左拥右抱，久旱遇甘雨，对风英的誓言、恩爱全抛到东海了。除了周末，平常晚上也有了约会，每次回家都说喝酒去，确也有浓浓的酒味，风英没有阻止他，经已患上绝症的女子，还能吃些无谓的醋吗？

牛哥春风满面，渐渐的有些力不从心，人也消瘦了，更苦的是如厕时尿出如刀割。他忘记除了妓女外，那班什交的「饥民」洋妇也通通是「公厕」。

那夜，风英等他上床，热呼

呼地拥抱他说：「今天医生说我已全正常了，我要好好回报你。」

牛哥惊慌的双手推开她：「不要不要，医生说我已染上了爱滋绝症。唉！再也不能用了……」



关怀一片苍凉

冠军：/杨嘉仁

吉隆坡中华独中



救护车，总是闪烁着、旋转着顶上的红灯，呼啸着，在繁忙的公路上，把一具具病痛的躯体，载送到医院去。常常，也有巨型罗里拖曳而过，远载着一根根伤痛、断首切足、没有呻吟，用铁链锁绑着的树桐，风尘仆仆地北上南下，时不时与救护车迎面擦过……

我晃了晃脑袋，试图扫除这荒谬的联想。我竭力挥动着一把沉重的锄头，掘起一坑生机浓郁的土香。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拥有的，在手臂的起落间，在思雾里逐渐清晰……

果真有这么一片清新的土地，可以悠哉闲哉地漫步，可以任目光欢悦地遨游，更可以放心地作一次深呼吸：乔木的火叶交织成穹苍、飞鸟歌颂每一段漂亮的时光、昆虫倾谈每个炎日和寒夜，偶尔风行徐徐、灌木群草起舞迎迓。猿猴长啸、猛兽咆哮。花香、土香、叶香、树香结合成自然，在枝干间飘散。广阔的绿意使人自然而然地睁大双眼，任由每一道绿光轻轻柔柔地滋润着眼球。眼皮的每一张、每一合都会令人感到舒服愉快。吸一口气吧，你将感觉到年轻。

健壮的部族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在草原上骑马奔腾呼啸，在滚滚河水

中激情冲浪前进。他们的笑容绽放着自然，他们的生活蕴含着自然。这里是绿色的、自然的生命之网，捕捉着世间的和谐，这是永远的和谐——绿野如斯信仰着。

但这一切终究维持不了这一片清新，大地终于面临风云变的一天。当第一把电锯在森林边缘发出第一声狂笑的时候，绿野上惶惶散布着这十万火急的消息，关于将被碎尸万段的噩运，关于一颗颗灭我绿族的野心。哀歌唱遍了整个绿野，在这末日边缘，如果能拔足奔走就可以不必坐以待毙，如果能对人们晓以大义，就可以在“人定胜天”的口号面前挺起胸膛啊！但，一场大屠杀还是在一张发展大蓝图的围圈点点上爆发了……

金属是冰冷的，切割着热血沸腾的树身，狂叫一个上午和下午，终结着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只看见四周亲朋戚友的垂泪、邻居们的掩面和受惊的鸟儿四散飞起，接下来是一圈圈的车轮，标记着享年，最大圈的是树皮，是一个生命的句点，一个不明不白的句点。

从此，无数绿树纷纷断折、倒下，倒下之后还发出阵阵的沙沙声响：是遗言？是痛斥？还是一片竭力气的“再见”呢？巨型罗里长

驱直入，辗平每一寸泥土，然后花香跌落。机械声开出一条血腥的路，载走一具具尸体，并驱走绿意。在屠杀现场，所有残余的绿叶细枝或根部，都被堆聚在一起，熊熊烈烈地火葬了。浓烟弥漫有如白雾，朦胧之中噼叻啪啦烧焦的声响，在这绿野此起彼落。

后来，更多更多的绿树被一一推倒以及连根拨起。它们的家园有的化作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供高速驾驶用途；有的则化作一片空地，供钢筋水泥竖立。于是大地越来越多乌黑亮丽的柏油在伸展，越来越多精緻的玻璃窗在反射刺目的阳光。越来越少的绿意，越来越薄的清新，越来越重的忡忡忧虑。

一切归于平静的夜里，听听、绿野的精灵在哭泣，留连在曾经让它们散发绿光的土地上，也留连在阳光中吸取养分的回忆里。空气中遗留着机械操作排放的气体，而昆虫的唧唧唧唧却渐渐死寂。经过一日忙碌的喧嚣，大地又出现了一块黄土地，绿野的精灵守着这即将扩大的一片苍凉——明天会有更多的绿族倒下，明晚会有更多的精灵在这里哭泣呀！

这年代铜臭熏天。

原来，有些植物已不再属于它

扎根的土地。因为那片土地蕴藏着大量的铜、锡、金、银、铁等被高度评价的矿物，或是可以用来堆砌成华丽大房子的岩石。人们到底是选择了铲除所有绿色的障碍物来取得财富。有些时候，传来轰隆巨响，大地颤抖、尘土弥漫，一处原可以欣欣向荣生长的土地在爆炸声中化为一堆碎石，供绿族凭吊，默默哀伤。

无法挽留地，这片绿野在视平线上一直后退、后退，有时退到原住民的家园前就停了下来。是一个部族的抗议和愤怒，以血肉之躯来捍卫一片无力抵抗的原始青葱。口号鼎沸，绿叶共鸣。神是森林，母亲是大地，搜刮自然的理想咄咄不能逼前，而他们的热情永远维持在沸点——因为这森林有爱。不过，绕过原住民的家园方圆以内的面积，绿野继续后退、后退。

迅速地，科技的剑锋紧紧追杀着一群又一群的飞禽走兽。它们只好四处奔走，以寻找一个可以庇护自己和家属的绿荫。光秃秃的不是，疏疏落落的也不是。烈日暴晒，没有食物，听到风驰电掣的电锯开动声必须惊慌逃命的日子并不快乐。一座绿色的天堂逐渐蒸发，野生动物的一个翻身、一个跳跃、

长啸或咆哮也慢慢地零落了。

甚至，可以看见一条溪流，从源头到河口，由清澈而黄浊。是因为卷走了沙石，是因为没有树根把它们给牢牢抓着。沙石在河里堆积——然后河水泛滥，澎湃汹涌一个报复的计划……

我放下锄头，轻轻地把一株树苗栽在洞里，小心翼翼地把土堆平，然后浇上一些水。这片土地是珍贵的，绿油油的叶片在这土地上欣然地对着阳光微笑。

我想，这城市也该有爱。每个人都应该种一棵树。

这一棵棵树，说不定以后将成为一片绿野。

想着想着，一股绿流从我心中流过。



亚军：/周若涛

吉隆坡中华独中

大屠杀



突然惊醒。

远处一声天崩地裂的轰隆使大家都喧哗颤抖了，并非因为害怕，而是悲愤，但那只是短暂的，我们随即恢复挺拔不动的身躯。

“倒下了。”

“守了上百年，他原想多守几百年的。”

“他的姿势由始至终是骄傲的，连哼也不曾哼一声。”

“倒下后他还紧捉着那撮土地……”

消息迅速传开，于是大家再次颤抖，我们把土地捉得更紧，把身子撑得更高，祖先千百年来即已传下的姿势，稳稳地把天地撑开，让万物繁衍其中，如今就算倒下也得维持，那顶天立地的姿势……

轰隆声由远而近，前方鸟兽飞逃，顶天立地的都已倒成绿色的尸体。

鸟兽茫然地奔逃向我们，寻求庇护，对于牠们天空早已塌下，而惟有我们能撑得起天空。一只受惊的松鼠奔上我的臂膀，不解地望着前方的大屠杀。我倒下时它也得继续逃亡。也许牠将逃入那钢筋水泥林中。但没有任何动物能在那冰冷无情的林中生存在，除了人类以外。

我渐渐望见远方辽阔的地平线了。一路望去，先是一地绿色的尸体，再望过去是垂死的小草，再望过去便是沙尘滚滚，一度温暖的太阳如今放肆地蹂躏那片土地，那贫瘠且龟裂的土地。

那片土地，曾是绿野。

袁隆！又一个倒下了，倒在我身旁，倒下时掷我一片绿叶，算是道别。我仔细打量那绿叶，叶脉无力地在叶片上伸展，一度充满生命力的颜色如今默然无光。我数了数它的年轮，应是正当盛年，年轮还待扩张，应该还有更多充满生命的绿叶、更多芬芳的花朵、丰硕的果实，如今却倒在我身旁。

忽然发现屠杀者锐利的眼神正望着我，手中静止的电锯再度狂啸，我臂膀上的松鼠早已准备好跳跃的姿势。

但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是夜了，屠杀工作暂告一段落。我看着

他们把我昔日伙伴的尸体拖走，是送去分尸吧。臂上的松鼠奔下地来，看着屠杀者大步大步地渐渐走远。

“也许是最后一夜了，好好享受吧。”

“享受什么？”

享受什么？没有蝉声虫鸣，没有精灵树仙，没有明月星光，一个充满杀机的白昼过后便是如此一个凄清悲凉的夜。风偶尔带着沙尘，诉说一些凄苦的消息：关于坚强的小草如何死亡，关于无家可归的鸟兽如何被惨痛地分尸……

於是让我想起，当我还是一颗种子时，大地如何滋养我以她最纯净的养料。大地是无私的，从远古到今天。我安心地被泥土呵护着，静静地享受着她的温暖。然后有一天，我冲破土层，太阳迎我以温暖的光辉，我以嫩叶轻轻试探周围的环境，空气是清新的，清风传递着令人喜悦的消息：关于哪一朵花儿的开放，哪一只松鼠的诞生，关于哪一片绿野的形成……在那种天地万物和谐生长的环境下，我迅速且繁茂地成长。

当我渐长渐大时，曾祖父开始对我叙述那古老的年代。据说当时天地初成，绿色却已铺满了整个大

地。在这绿色的土地上，曾出现过许多飞禽走兽及巨大的爬虫。当时有最美丽的河流、最纯净的雨露、最温暖的阳光、最富生命力的土地，也有最纯朴的人类。

当时人类的出现使整个大地喜悦，大家欢欣地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最聪明但纯朴的生物诞生了，他们必将造福这片乐园。的确，人类在绿野上建立了他们的家园，也用灵巧的头脑建立了一个和谐且纯朴的文明。他们是尊敬绿色的。他们也膜拜绿色，因为那是一切生命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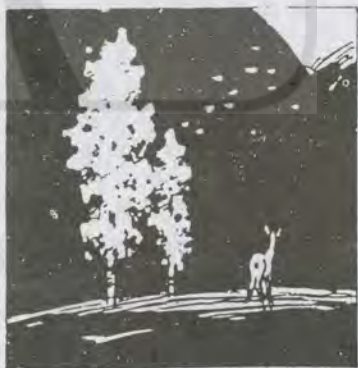
据说当时人类和飞鸟走兽在绿野上嬉戏或相互依偎着入眠。他们也会随着小河的歌声：翩翩起舞，更会因一朵花的开放而开心一整天。当时绿野的精灵会主动和他们交谈，他们的每个动作，每种思想都融于自然。绿野上果真出现过这么一个绿色天堂。

当其一天精灵忽然隐藏起来，那正是人类开始侵犯绿野的时候。第一株树在电锯声中倒下，天地开始变色。当人类建立他们冰冷且无情的文明，河流因阻塞而低泣，雨露不再纯净，曾是天堂的逐渐变成地狱。

当时我已是枝叶繁茂的年纪了。

从那时到现在每一阵风吹过都让我们忍不住颤抖，因为每一阵风的消息都是可怖也可恨的：关于哪一朵未开即枯萎的花，关于哪只未睁眼即夭折的动物，关于哪一朵河再也发不出动人的歌声，关于哪一片绿野的消失……

曙光东现，屠杀者背对朝阳往这边走来。这里未来的情景不知会如何，或许将被冷酷的灰色霸占，或许只是黄沙滚滚地荒荒一片。电锯嚣张的狂笑声中，冰凉的钢铁已一寸寸地割入我的躯体。臂上的松鼠早已迅速跳开，我已开始倾斜。我再也撑不起这片可爱的天地了。我开始倾斜、倾斜、倾斜……在发出最后一声轰隆时，我扬起漫天绿叶，希望绿色能再次感动人类，绿色能再次铺满大地……。



迟来的六月

季军：/美莲

北海钟灵中学



一根火柴划破寂静的夜，一股勇气打破心灵的障碍……

爱的桥樑渐渐的建立在两代之间的鸿沟；城门打开，封闭的心灵也已逐渐打开；生活再也没有什么事，比突破心灵障碍打开心房更为喜悦了。

当我决定以文字填写岁月，以声音渡过生活时，你始终是我心底那段最难形容最难言语的人。如今，当我执笔坐在日光灯下，在轻柔音乐的陪伴下，为你细说从前时，多少悲欢，多少记忆正开始一幕一幕的重映；时而悲伤，时而不堪回首……

在一场又一场的风风雨雨后，我们依然屹立不倒的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着一生的责任，一世的承诺。或许那所谓的风风雨雨，只是咱们成长路途上的一粒小石子，只要轻轻一踢，什么烦恼什么吵闹，都抛入九霄云外了。你说呢？

从有记忆以来，爱与恨总是在你我之间来来去去，像十七年华的年轻小伙子，追逐着一场又一场的爱情游戏。

小时候，总是爱和你一起追看旧时的战争片，然后大快朵颐的吃着榴梿。记得有一次，我病了，你拿着榴梿，逗着我，问我要吃吗……要吃榴梿吗？！然后就一直坐在我面前津津有味的吃着吃着，而我的口水却一直不停的往肚里吞，差点笑死你了。

可是，岁月无情地带着我慢慢成长，叫我面对这人性百态的世界，变幻无常的生命。然，当我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后，童年时的天真烂漫已随悠悠的东流水，一去不回；对你的崇拜也与那年华，一去不回。

永远记得在四年级的那年，从兄姐口中得知你的不忠。请原谅我将这段往事重提，只因昔日底爱爱恨恨至如今的亲切情感，都为它所赐。将近十载的风雨岁月也好，阳光普照的日子也罢，它们已成为一段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更为我的生命与岁月建立起别人家孩子所没有的勇气。

在没有星星陪伴的日子，长空，你是否孤寂？在没有明月的照耀下，黑夜，你是否倍感凄迷？

万籁俱寂，虫鸣点缀黑的单调。你心底焦急的等候，守着一夜的盼望。然而，正睹着你的气底我，看

不到也感觉不到，终究一夜未归……

老师说，我一时的冲动已打碎你的心。可是，你对她的所作所为，何尝不也叫我心碎呢？！所有的爱与尊敬已在一夜之间毁灭。当时，我真的很恨你，恨你为何为了一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而出手打她，恨你毁了我幸福的接身处，恨你恨你恨你……

然，当你第一次含着泪，辛酸的一字一句对我说，你爱我时，心底的恨已沉淀……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吗？会是你吗？是你吗？你流泪，洪水破天荒地首次从缺口的堤汹涌的爆发了。那一次的离家出走，竟牵出深藏在你心底的情……

如豆般的雨点落下，坐在冷气房中的我，蜷缩成一团。你婉然的关了冷气开了收音机，继续地在风雨中赶着路。

大雨淅沥沥淅沥沥地下着。窗外的蓝天不知何时已被一大团的灰色棉花笼罩着。小小一团灰棉花，聚积成一片穹苍；婉如我与你的感情，一环一环地串着串着……

假期与友偕伴南下吉隆坡，叮咛填满一路的风尘；长途巴士载着的不仅是整个的我，还有你的牵

挂，你的担忧。

最难以释怀的是你的支持与鼓励。小学时，大大小小的比赛，你都载送我到赛场，然后以一脸的笑容撒在我不安的心上。中学后，你却以一脸的无奈与欣慰望着为活动而繁忙的我。这股无形的推动力，虽是无声却是有色。你总是在大人面前，指着报纸上的我，满脸骄傲的告诉他们——我的荣耀。

无奈，最令我受不了的却是你的脾气。时好时坏，飘浮不定。这「臭」脾气竟成为你我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倔强固执如你的我，只是默默的接受你的爱，默默的望着你却说不出一句话。难道你我都是传统的东方人？

人家说，孩子眼中的是陌生的父亲，父亲眼中有陌生的孩子。只是，我依然深信沉默是过渡时期，心灵的声音会在那时发芽和成长……

幽幽的路灯，牵着你修长的影子，那么无怨，那么寂寞。望着你的影子，我仿佛瞧见你的肩上的担子，那么沉重，沉重……看着你的背影，我仿佛望见岁月的痕迹，那么沧桑，沧桑……你老了，老了。

内心的激荡与灵魂的交响，终于敲醒沉睡的亲情；长久埋在心底

的话，突然冲破畏惧的阴影，一字一句的吐露着。

六月的夏天特别凉快，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更温馨。一张小卡，改变了你我之间的情感，我们终于冲破传统东方的枷锁，更昂然的面对亲情呼唤。

总是在午夜梦迴中惊醒过来。

总是在梦中望着一幕幕的儿女私情，惊醒恍惚的梦境。但，却瞧不见亲情的薪火烧醒我的梦。

敢问世间情为何物？

你是「您」，我是「我」，我们吵吵闹闹后最终还是成为一世承诺的有缘人。日后他乡作客，最牵肠挂肚的只有你——我的爸爸。

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你已是走过五十四载的生命过客。祈愿你我永远都守住亲情的承诺，作一对有缘人。

未了。

夜已深。心上刻画的皱纹，有深沉的落寞和沧桑的背影。

优秀奖 / 陈小婷

砂朥越西连政府中学

犀鸟之乡



看啊！看那一片如波浪般，呈金黄色的稻田，在日落余晖的涂染下，更显得是金色大地。

看吧！脚下的稻田，是稻谷成熟季节了，这也令人想起住在长屋里的阿奴又要庆祝一年一度的嘉华节。

在我国大马东部—拥有犀鸟之乡之称的砂朥越富饶土壤上，散居著许多友族如伊班族、比达友族、肯雅族等等，他们都会在每年由州政府所规定的日子—六月一日和二日时、庆祝嘉华节。

像阿奴，我的伊班族朋友，更是提早两天前，翻山越岭地长途跋涉，回到离开城市数百哩路的原始长屋，同亲明戚友们庆祝嘉华节。在阿奴的盛情邀请下，我拉了姐姐陪伴，随阿奴的脚踪，踏上庆祝嘉华节的旅程了。

抵达阿奴的长屋时，正是嘉华节的前夕，家家户户都忙着杀鸡鸭。更吸引我的要算是竹筒糯米饭了。年迈的妇人把糯米盛在砍成一截一截的竹筒内，然后取火烤之。约数小时的细火烧烤，竹筒饭终于烤成了。香喷喷的竹筒饭，可真令人垂涎三尺呀！

入夜了，阿奴帶我到长屋的走廊，屋里的数百名村友早已云集在那里，以迎接降落在午夜时分的嘉华节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除了听取长辈们的劝言之外，有些纷纷舞起传统的舞蹈来。悦耳的铜器声，打破了一向沉静的夜。

午夜一到，阿奴也翩翩起舞，铜器乐声更是洪亮的打破寂静的夜晚。

“来吧，来干了这杯糯米酒来和我们同欢共庆吧。”

阿奴端了杯糯酒给我，而我早已闻听拒绝他们的食品很不礼貌的说法，因此迎以笑脸喝下，一口一口香甜的糯米酒滑下，滑下。

喝罢我张开双眼，感觉上热荡的脸告诉我，已喝得微醉半醒了。我看罢，像阿奴和小部分的村友都倒睡在地上，醉了。

六月一日即是嘉华节了。达雅族同胞都打开门户，热情招持到访的亲朋戚友。足踏长屋，便可听到悦耳动听的伊班乐曲，阿奴和其他的村友身着美丽的传统服装。吃、喝、歌舞把嘉华节点缀得更加独特和富有传统气氛。

同欢共庆的节日当然是少不了舞蹈这项传统娱乐。男的以威武形相出现；女的则以温婉细腻的舞步

亮相。舞蹈的高潮是正在舞蹈的伊班朋友邀请到访的宾客一同欢心共舞。大家都不分种族，尽情陶醉在轻盈的舞步和悦耳的旋律中。

这个时候，我的视线被另一堆笑声洪亮的人群所吸引。只见位英籍游客正和几位伊班朋友共舞。洋溢着笑容的脸孔，让人看了都知道他们非常兴奋。阿奴还告诉我，那些旅客是从英国来的。为了观赏和亲身品尝嘉华节的气氛。

在庆祝佳节期间，达雅同胞举行了许多传统式的比赛以热闹场面，从中带来同欢共庆的风采。这些比赛就有如喝米酒比赛、跳舞比赛和斗鸡比赛。

除此之外，嘉华节选美会也成为庆祝嘉华节的另一个高潮。据说，漂亮的美女涂些香油后，会变得更加迷人而被选为最漂亮的姑娘呢！被选为最俊的王子被称为“古曼”而“嘉华美后”则称为“格玲”。当“嘉华王子”和“嘉华美后”诞生后，舞蹈节再次亮相以庆祝他们的“登基”。

另一方面，阿奴也告诉我，“米灵”是嘉华节中重要的祭礼节目。通过祭司以祈求神明赐予平安，带来丰衣足食的日子。

“米灵”仪式上，祭司以白色

和红色的公鸡各一只，在宾客头顶上挥摆。据他们的习俗，白色公鸡是用来安抚祖先的灵魂，而红色公鸡则表示充满活力的生命。达雅同胞亦邀请宾客参与这个仪式，使它更显得热闹和隆重。与此同时，一些食品如糕饼和米酒都成为此仪式上的招待品。

其实，现在的达雅同胞已鲜少实行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了。在嘉华节里，他们亦没有举办所有的传统仪式。

他们只进行重要且普遍的仪式。有这种现象发生乃是因为在这逐渐发展的社会里，许多达雅同胞都已信奉基督教。此外，大部份的达雅同胞已定居于城市。城市化的社会和信奉的基督教已大大影响了达雅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年青一代。无论如何，嘉华节仍是存在的，而且它还是个重要和富有意义的节日。老年一派的达雅同胞更重视这个节日，尤其是他们仍居住在长屋里。阿奴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感谢阿奴的招持，让我能够更了解砂朥越三大民族中占最多的达雅族，那富有意义的传统节日。令人想起的是，在多元民族的我国，

通过多些了解各种族之间的团结，增添一份亲切感，更能达致互相的尊重。

像达雅同胞本身，那传统的舞蹈、乐器、米酒、祭礼等等都非常富有意义，文化色彩，又充满传奇，每年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探秘哩。

小河湾湾，小河悠悠，绿荫两岸，委实养眼。坐上由阿奴亲自划桨的小舟，我离开了世外桃源的长屋。耳际依然传来“咚咚，咚咚”的悠美古铜器乐声在回荡……



该是黄花季节吧！

优秀奖 / 林美悦

怡保吡叻女中



当初送我踏上归程的是一条黑漆漆的柏油路及两旁青葱的大树。如今，迎着我的却已是一片的花海。路旁不知名的大树长年累月整齐地排在路旁，像一队排列整齐正待检阅的士兵，向每一个路过的行人致敬。

这些树每年六月学校开课时，总会开满一树的黄花。密密麻麻的，像个戴花冠的少女，飘逸而不矫揉造作。只要风儿轻轻一吹，成千上万的小黄花就纷纷应声飘落。每天清晨，迎着习习凉风，我就这样踩着一路的缤纷上课去。

可是，这一次我却不忍心践踏它们、伤害它们，所以左跳一步，右跳一步，小心翼翼的跨过去。我挽着千斤重的行李，刚从几百公里的家乡踏着暮色归来，现在该有多劳累便有多劳累。行至中途，我再也不能忍耐，便蹲坐在一棵大树下，随手拾起几朵曾经让我的童年缤纷美丽，而后又在我远离家乡后使我极度讨厌的黄花回宿舍去，因为我终于发觉它是美丽而可爱的。

那天，夕阳西下时分，我从八打灵回到怡保，山城依然美丽。我提着行李，缓缓朝归家的小径踏去，猜想着家人团聚一起吃着晚饭的温馨情景，

而我不禁加快脚步想让家人来个惊喜。走至家门才发觉大门深锁，屋内一片黑漆，家人似乎都外出。心中一沉，刚才的猜想和喜悦都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几许无奈！爸妈一定是为了生意而应酬去了。抬头望向那依在山边仍黄澄澄一片的夕阳，心中倍感寂寞孤单。自从妹妹上了高中，妈妈就走出厨房，重新踏进社会，在爸爸的会计公司当起秘书，不但替爸爸节省了一笔开销，还替爸爸招来不少生意，使业务蒸蒸日上。家园也因而增添了耀眼的灯饰，舒适的入口皮沙发。家是日渐堂皇了，可是这些外在的豪华总让我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似的，从客厅到厨房，自楼下至阁楼，除了冷清还是冷清。

一道刺眼的车灯强烈地射向坐在门前的我，原来是双亲的“马赛地”，我急不及待地驱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拥抱，但父母亲疲惫的脸上，并没有出现一丝儿的兴奋。这时我的心情像温度计一样，直降至零点，再也无法回弹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无声无息的溜过，我好几次兴致勃勃地想与母亲促膝谈心，向她倾诉一些少女情怀，但每每看到母亲忙得头昏脑胀，连日伏案工作而无暇关心我时，就兴趣大

减，满不是味儿。

「我要的是一个关怀我的妈妈，我不要我的妈妈成为金钱与工作的奴隶。」我呐喊、我歇斯底里，但徒然。

「傻孩子，没有钱，你与妹妹的生活费与教育费如何支付？」妈妈慢条斯理地说着，依旧是头也懒得抬，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顿足气恼的表情她当然没看到。

一家四口，本是温馨而快乐的，如今，依然是四个人，却显得隔膜冷清多了。每个人都忙于寻找各自的理想，忙于苦干一番以便出人头地。每个晚上，我都独自赴星星的约会，在黑漆漆的露台上，荡摇椅，仰望着那片天空，数了一遍又一遍的星星。我知道天空一定不寂寞，因为它有繁星陪伴。纵然明知只有一片天空，可是我却常爱把天空分成几片，童年的天空、少年的及青年的天空……。每一片天空我都把它涂上不同的色彩。童年的天空最为七彩缤纷。

对繁星闪烁的夜空培养出一份亲切感应始于不识愁滋味的童年。当年我总依偎在外婆怀里，坐在屋外的摇椅，一边细数着一颗颗的星星，一边听她娓娓道来的陈年旧事，我犹如活在时光隧道，有时她

带我回到千山万水，充满神秘、诗情画意的杭州，有时又引我到那烽火连天、暗无天日的塞北。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段凄迷的故事。每一个晚上，外婆总小心翼翼的把活生生的故事从她记忆的匣子中取出，然后有韵地细诉，最后又把它放回去细心地锁好，使人回味无穷。如今，外婆悠悠的声浪还不时在我耳边回旋、荡漾。

「呀，对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探望外婆了。」跳下椅子，我直往妈妈的房间走去。

「妈，明天我要去看看外婆。」

「好吧！明天我陪你去。」妈妈无论是惊奇、欢喜、悲哀，语气都是那么淡淡的，像冬天。

穿出市镇后，道路凹凸不平的，虽然它并不狭窄。车子走过时，扬起了一片黄土，黄色的尘埃使人有窒息感，迫我非关上车窗不可。纵然玻璃上铺了一层灰蒙蒙的黄，但我仍可以隐约看到窗外一片青葱的旷野。妈妈移动着身子，我知道她一定有话要对我说，但我装得不在意，只一股劲儿望着窗外，我讨厌她。说好今天陪我来祭拜外婆，又因开会而临时变卦，真气得我头顶冒烟，我最不齿言而无信的人。

「乐佳，自己小心。」

「哼！」

车子一停，我抓起那一束百合，头也不回的向佛堂奔去。路旁有刺的灌木把我宽阔的裙脚撕破了，我也不加理会，直奔到外婆的灵前，泪水再也不受控制地滑落，有如缺堤的河水。

「婆婆，我又来看您了，您知道吗。您是不是很寂寞？这儿环境很美、好清幽，我想您一定喜欢的，是吗？今天，我带来了一束您喜欢的百合花，是妈妈买的。妈妈是您的女儿，怎么她一点儿都不像您，她总认为我是独立自主的，不需要关怀了。如果您还在，那该是多好呀！唉！外婆，前年，我也是默默的站在这里，祈求您保佑我能进入大学，如今，我已大学一年级了。想起来，真像昨夜的一场梦，如幻如真，许多记忆仍很清晰，两年，已在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交替中过去了。外婆，如今我又要求您，望您保佑我，使我能尝到渴望已久的母爱。以您超自然力量剷去我与母亲之间的那堵墙，啊！外婆，帮帮我！」

激动的心情平伏后，我仔细的看着外婆的遗照。外婆的眼睛，那一双集温柔、慈爱、关怀于一处的眼睛，带我回到童年温暖的天空。

她眼神望着我，这往往令我玩得更安心，因为我需要关注。有时衣服擦破了，外婆就顶着一头花白的银丝一针一线的为我缝补好。每一针都代表着爱，每一线都绣下了关怀。屋前的黄花树有时会掉落无数的小黄花，掉落在我乌黑的头发上，也掉落在外婆的银丝上，这该是一幅美丽的老慈少娇图，若我有相机，我定会当即按下这一刻，以誌纪念。

静静的庙堂使一切回忆的片断都是那么清晰。似水流年，已逝的昨天已留不住，剩下的只是一串串的回忆，勾起一连串的柔情，更多的天伦。

一转的大哭，并不能泄去我心中对母亲的不满。回到家中，我一声不响的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乐佳，来，妈为你烧了几道你喜欢的菜。」

「哼，用不着讨好我。」我‘砰’一声的关上门。

‘咯，咯！’是母亲的敲门声，我正准备大喊，告诉她我不要吃她煮的什么饭时，转过身的那一刻，我怔住了，那一双眸子，一婆婆的眸子，一双包含着无尽爱意的眸子，竟也在妈妈的脸上找到。我怎么能粗心大意至此等地步，连母爱

也忽略了呢！当晚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妈妈的拿手好菜，更咀嚼着我以为已远离我而去的母爱。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学府时，我听见母亲的房间传出‘哒’，‘哒’，‘哒’的响声，是那架古董缝衣车在操作。妈妈一向不好女红，自己的衣服破了也是假手于女佣，怎么今晚这么辛勤呢？好奇心驱使我去探个究竟。悄悄的我打开房门，突然，血液在我体内翻腾，因为进入我眼帘的竟是那么一幅动人的画面。一个消瘦的身影，低着头，全神灌注的缝着我那已撕破的裙角。柔和的灯光射在那一头银黑参杂的发丝上，仿佛是外婆的缩影。啊，我竟傻了！老爷缝纫机的呻吟声在‘咯咯’地直响入我脑际，使我对妈妈的敌意与怒气像袅袅轻烟一样，慢慢消失在空气中。我相信，这与外婆一针一线所缝补时所灌注的爱心与关怀是不相上下的。我轻轻将门关在身后，眼泪却在脸上如注而下。

「站在月台上，妈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时光仿佛倒流十年，与当年外婆送我上校车之情景相仿。」

「乐佳，出外读书，记得事事要虚心学习，关心时事，应以一颗

年轻、开朗的心去寻找自己的理想。还有，记得，生活在大都市，防人之心不可无，免得妈妈为你担心，知道吗？」

我笑了，怎么妈妈一下子竟能掏出那么多颗「心」出来。

以前，妈妈也是用如是的口气对我说话，怎么我领略不到其中所含的爱意呢？开往吉隆坡的列车开行了。窗外的景色是多么的美好，连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也美丽多情起来了。

「婆婆，如果你是天空中的其中一颗闪亮的星星，你也会为此情此景发出会心的微笑的。」



情牵



曾经决心
把写诗抛弃
就像抛弃
在记忆中读你

然后
像一缕忘川的鬼魂
饮下三杯孟婆茶
再度，轮回红尘
做个记忆干干净净的过客

只是，再生之后
我依然重蹈前世的糊涂
每逢

元宵端午中秋或七夕
每逢酒醉酣放

不觉
又误在屈原杜甫李白东坡的道上
迷路……

一枝红杏出墙来

/狄狄（中国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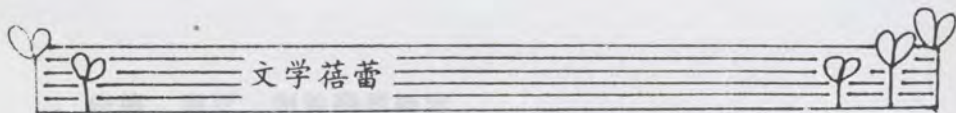
穿越过所有河谷、山峰、云层
穿越在有树木和石块之上
从泥土
从雄性健康的肌理
沿山脉和大江的走势
向人间绽开笑容
热情只要悄然把根伸入土层
永恒姿态就会固定下来
代代生息

这是一株年轻的春的季节
从狂飙时代回归
踏着历史、灯光和现代
沿世纪之春放出光来
并以强劲的骨骼和气仪
升华一次人生
压倒一片传统的华彩风景
朴实的精神在临风高高飘扬

穿越所有谷地、河床、海沟
行走、伫立所有地理之上
从春天
向整个年华鼓起勇气
信念就在崇山峻岭中长大起来
撕裂一层蛹茧
并以永生不变的内部张力
从高山之巅探出头来
世界从此飞洒着
熟透故枝红杏的气息

1993.1.1





看山岁月

何伟伦

芙蓉中学

酷烈的太阳，骄傲地射出它的光芒，高山上的花草树木，以及各种野生植物，都被征服得垂头丧气。高山总是那么的沉静，仿佛是一个老人安祥地睡着，一动也不动。隐约地可以听到蝉叫声，可是叫声却打不破寂静，只觉得更寂更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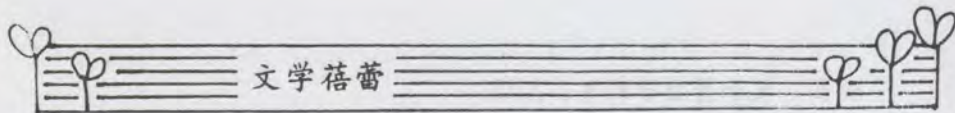
凉风终于来了，轻轻地吹着，吹过树林，吹过山溪，吹过山脚下的田野。淡黄色的落叶轻飘着，纸船在漂流着，稻草也在摇摆着。我站在山顶上望着，让山风轻轻地，温柔地擦身而过。吹散那热烘烘的感觉，吹走了尘土，吹走了我的忧愁。

数十年来，这山陪着我成长，和我一起度过了青葱岁月。高山不会寂寞，有时候候鸟来探望它；有时候燕雀在山上唱歌；老鹰展开了翅膀，在它的上空滑，锐利的目光在寻找着它的猎物。

挥一挥手，过去那一串看山的岁月，就这么轻轻消失。那一串日子，是春藤繁花似的日子。想想，我自出生在这山下的一家农民起，高山陪我成长。曾经每一个清晨，我挽着书包，在和煦的朝阳下，踏着轻快的步伐，跑到山脚下呼吸清新的空气，走过细小的山路到学校去。

现在，我拉着孩子的手，在从前的山路慢步着，让自己翻开从前写下的纪念册，也让孩子写下他以后的纪念册。





久违了，大哥

/金言

怡保吡叻女中



久违了大哥，此刻身在农大的你还好吧？

那天下午自学校练球回家，小妹将你从农大捎来的信给我。当我接过信一看，似曾相识的字迹呈现我眼帘，骤然我忆起这些端正整齐的字，必是出自你的手笔。我扔下书包，迫不及待的拆开信封，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你的来信。我把你的信，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读，感觉上很温馨、很感动。你知道吗？认识你也快有五年了，你还是第一次肯唤“小妹”呢，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以往你总爱唤我的名字，总不肯唤我一声“小妹”，说什么年代了还来这套。当时的我听了心里有多失望，因为我没有哥哥，总渴望有位哥哥呵护我。

你问我为何总爱唤你“大哥”，而我总是笑而不答，倒是我反问你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小妹”，难道你嫌弃我吗？你急得连忙解释说，你实在太喜欢“诗云”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我才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我依旧爱大哥前大哥后的唤你。也许是你早已习惯了，不会再像最初时显得不自然。

有时候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好比一条纵横交错的线，有的人

则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还好我们总算有缘，也许这是冥冥中安排好的，不是吗？你足足比我年长五岁，但你我却能成为知交。还记得咱们是怎么认识的？五年前，我刚升上中学参加了华文学会的“一日营”，你是我那组的组长。当时我们一见如故，而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位很友善、随和、平易近人的大哥哥。“一日营”结束之后，我们经常都有机会碰面，因我们都是华文学会的一份子。相处久了觉得彼此志趣相投，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以天南地北谈理想、未来、文学、人生以及我们欣赏的作家张曼娟。很奇怪我们都喜爱张曼娟的著作《海水正蓝》，因为也许《海水正蓝》是一本名符其实的“情书”。故事中所探讨的几乎离不开爱情、友情和亲情，然却不会出现时下许多爱情小说的毛病，写出来的不是落入鸳鸯蝴蝶式，便是把爱情当作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虚无灵性。而张曼娟对爱情题材都抱着谨慎的态度，把男女之间的相爱安排得很平实自然，不是一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我们更为《海水正蓝》的故事所感动，毕竟《海水正蓝》这篇小说深深地刻划出社会的悲剧。

也许我们都有许多的共同点吧！因此将我们之间的情谊推向另一高峰。很多时候在心里佩服你的毅力，你非常热爱华文，为了推广华文活动，你不惜牺牲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总希望华文学会能一天比一天茁壮成长。当年你曾落力举办了一个中秋晚会，而当天的反应相当热烈，这是你不曾想到的，你只担心反应不好。每次你这样对我说话时，我都会不知所措，我总是说只要尽力而为，不管反应如何，也不是你的错。

有段日子，你经常带我上茶坊，教我泡茶的技巧。初时我很怕喝“乌龙茶”，只因它的味道很苦，也许是不惯吧？但是后来渐渐喝出味道，并不觉得如此。发觉你爱上茶坊，你可以呆在茶坊好几个小时，而我就没这股耐心，毕竟我是个好动的小女孩。你说在茶坊的感觉很好、很宁静，是个闲聊与创作的好去处。

也许是上茶坊的次数多了，自己竟然也渐渐变得有耐心了。在茶坊总是静静地聆听你对未来的抱负。你对我说最大的愿望能踏在大学青葱的草地上，或者坐在草地上看书、追寻你渴望已久的象牙塔。你总认为追求理想要毫无保留的去

争取，不管付出的代价有多高。你就是这样的人，往往在言谈中告诉我许多人生哲理。

你是个坐言起行的人，在你考STPM那年，仿佛像似人间蒸发，有好一段日子没见到你。连你最爱上的茶坊也不见你。那段没有你陪伴的日子，我依旧到茶坊，不同的只是生活变得很寂寞乏味。平淡的只有上学、放学和上茶坊，没有再听你诉说对未来的憧憬，我的喜怒哀乐没有你分享。诚然有段时间感到很失落，生活失去了方向。你知道我总是那么爱依赖你，但后来想起你曾说过，这世界没有谁失去谁而不能生活。于是我尽量让自己学着长大，那段日子倒学会了独立自主。大哥，我真的要感谢你，不然至今仍是个长不大的小丫头。

初中二那年，你考上了农大，我不再为没有你的日子而惊慌失措，毕竟我知道总不能依赖你一辈子呀！

一年之后，我也转了另一间学校，而我始终都不曾收到你的信。一年过去了，我以为你实现了理想，便将我这小妹给忘了。还记得你要到农大前夕，我千叮咛万嘱咐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写信，没想到两年才只收到一封你写来的信，你

也真不守诺言呀！

还好，你在信中提到年底会回山城，到时见面才与你算账！不管怎样，我依然衷心的祝福你傻大哥，一切顺利！



故乡的早晨

/李艳兰

吡叻仕林河国中

当我小学毕业后，就前往吉隆坡中学就读。这繁忙的都市，每日都有千千万万的车辆，使我无法享受新鲜空气与美丽早晨。每当学校放假时，我一定赶回故乡。只因为我太怀念——故乡的早晨。

故乡的早晨，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美。站在那个美丽的湖边，能够见到自己的倒影仿佛就出现在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上，虽然不常见，但却是那么的偶然，那么的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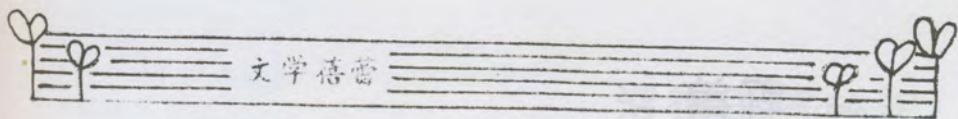
那一天早晨，我打开窗口，那白茫茫的雾飘渺掠过我眼前，一股寒气迎面扑来，却不愿就此把窗关上。眺望不远处的几列树，只能看见半截树身和朦朦胧胧的树叶，层层雾像浪花般的掠过耸高的椰树，撮合成了一幅怡人的画。天空一直是那样昏暗。风，开始刮着，嗖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偶尔会看见几片枯叶飘落。

在公园里，连老公公和老婆婆也来享受早晨的美，他俩拖着彼此的手，漫步在那无人的道路上，有时交头接耳，令旁人看了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一群小朋友及年轻人更不会放掉这个能享受大自然的机会，在那修筑已久的跑道上慢跑、一边跑步、一边望着太阳及早晨景色的降临。小鸟们也停

留在那充满露珠的绿叶上，只因早晨的雾就像云烟一样，更加令人感到充满了神秘感。

我受故乡早晨的美，因为它伴我渡过无数的日子，也让我觉得我已在慢慢的成长中。早晨也使我把不如意的事都抛在脑后。早晨啊！希望以后我能与你并肩同行，一同渡过往后无数快乐与悲哀，只因为我最爱的是你——故乡的早晨。





短诗三首

/薛晶萍

(一) 生活

日子已衍生
成一大茅草
记忆的风有一对纤柔的手
轻拂
茅草于是慷慨起舞
小巧的种籽飘荡
更行更远
还生



(二)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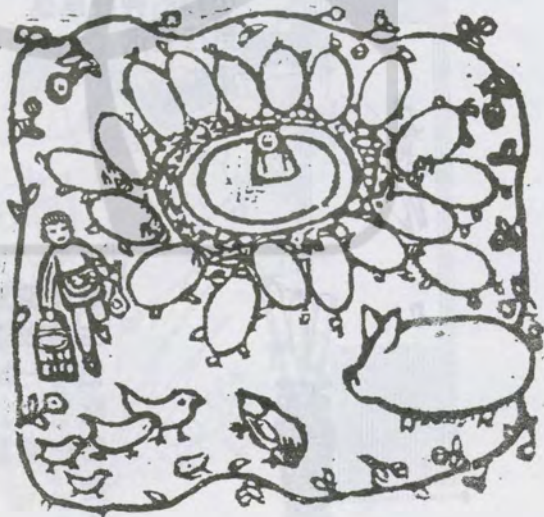
规律重复
生命吸取空白的滋养
仿如一帧画
喘
贴在墙上
走
不动

(三) 野兽

城市的野兽逃脫了！
潜入纯朴的小镇

在回家的路上
我听到它
刺耳的吼声 鼻孔喷出
一天空的阴霾
赐我清清
狼吞虎咽它囫囵
早熟的鸟与
树

而小镇听了
顿时妖冶起来



沒有勇气站起

飞马



“快！快！忠侄儿的车已开到门前了。”隆景正紧张地催促着太太。

“我还没打扮好！”

“何必那么隆重？”

“第一次见面，要给您二哥二嫂一个好印象。”

隆景夫妇和儿媳匆忙地上了大哥儿子阿忠的轿车，焕光堂弟母子驾着马士迪，弟弟隆青驾的是多欲达。这回他们一家人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地出发，从家乡驶向繁华热闹的吉隆坡机场，去迎接大陆来的二哥二嫂。

二哥隆盛被迫离开这里已经四十多年。当初一家人哭哭啼啼地送他上船，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天天都在家槌心痛哭，茶饭不思，最后竟因思子心切，把眼睛都哭瞎了。

平时大家都有工作，隆景和弟弟侄儿们都各忙各的，虽是亲人，也不容易有机会聚合。这回马中两国友好。两国亲人有机会重逢。隆景最重视

兄弟亲情，马上为隆盛二哥申请来马探亲。

隆盛来到大马，惊叹这儿都改变得那么美好，那么理想。他觉得全国的交通发达，各方面都有新式的建设，工商业也非常兴盛，人人都在勤奋和进步的环境里生活。到处都是繁华热闹的街市，再也没有数十年前悲凉荒旷的景象。

隆盛夫妇到了大马，因各房亲人众多，白天夜里都是亲人请聚餐，大鱼大肉的日子天天是，亲友们都赠送很多名牌礼物，尤其是他的堂弟焕光，近年来木业生意兴旺，财路源源。焕光天天都载着隆盛夫妇到各地游览名胜风光。时时刻刻殷勤照顾，热烈款待。

探亲期限很快就到，隆盛夫妇很无奈地从焕光堂弟到亲弟弟隆景家去辞行。原本应该会有依依不捨的场面，偏偏隆景的内心充满着激愤不平，脑海中全是火花在燃烧。隆盛夫妇也看出弟弟的脸色很不对劲。

“二哥，二嫂，您们这样子就走了吗？”隆景的语气很不礼貌。

“为什么不烧柱香向爸妈禀告一声？”隆景有点像命令式的说道：

隆盛夫妇唯命是从，双手拈香，

内心不安地跪向双亲灵位，虔诚地默默祷告。

“您还记得我经常陪着妈到老远的监狱去探望您吗？”隆景满肚子气都要发泄似的，理直气壮地把往事一五一十地吐露出来。

“您还记得妈的眼泪吗？”

“环境好时，我经常寄钱给您，省吃省用也得惦记着您一家人，您都忘了吗？”

“我辛辛苦苦，冒着危险，填写假资料，才能批准您来马探亲。没想到您兄弟情淡如水。”

“隆青多次劝我不可冒险，若当局查出是供假资料，我定会坐监牢！”

“您是兄长，您是知识份子，您应懂得亲情可贵这个道理。”

“每次请您们过来吃一餐便饭，您总是推三推四，我家的饭菜都下了毒吗？”

“我家是否充满了毒气？凳子都长了刺吗？地面全是玻璃碎片吗？”隆景觉得全身腾热得像火油一般。

“谁才是您的亲兄弟？”

隆盛原本红润的脸竟变得青白色，双膝从来没有跪过这么久，何况是六十多岁的老骨头。隆盛嫂更是受不了，满脸泪水，一句话也

不敢说，夫妇俩没有勇气站起，还是老老实实的跪着，似乎是在爸妈灵前接受教训，接受处罚。

“过去我到广州探望您们，为什么要住在您们的家，难道我没有钱住大旅店吗？”

“我现在退休了，眼力不好，没有汽车载您们到处玩乐，没有冷气的大洋楼让您们享受，所以您们就看不起我这个亲弟弟。”

隆盛频频点着头，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心里好后悔，十多天美好的日子，都是住在堂弟焕光的洋楼，觉得自己实在是糊涂，没有好好珍惜隆景弟弟的心意。陈家祖先灵前的灯火还是亮着，长长的香已烧去了一大截，隆盛两夫妇虽觉疲惫，仍是没有勇气站起，夫妇俩的泪水还是不停地流着，流着……



跨向理想

/ 臻杰



(一)

夹着厚厚的教学纪录及几本教科书步出校门，一阵风吹来，感觉是炙热的。天空没有一片云，火球般的艳阳，尽情发泄午后的威力。

陈振福骑上那辆已经很老爷的「史古打」，沿着回家的子路前进。路的两旁长满了许多野草和小花。

小路向前伸延着，他向左拐了一个弯，在一间以砖块与木板为墙，锌片为顶盖的屋子前停下，这就是他的家。

他是个标准尽职，任劳任怨的小学教师，虽然「内阁薪金制」把他这类初中毕业教师降到与「校工」同级，与同事同工不同酬，但他仍然默默的献身，不发出一句怨言。

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费，他开始未雨绸缪，除了课余教补习外，也兼职做人寿保险招徕员。

每日午后，他骑着「史古打」到穷乡僻壤的椰芭，去向那些劳苦大众

灌输人寿保险的知识，说得喉干唇焦，争取他们的认同，购买人寿保单，以便赚取那微薄的佣金。

(二)

最近寿险公司改组，要吸收一批新的生力军，因此公司经理献议他辞掉教职，担任公司的组经理。以金钱挂帅的现今社会，他必须谨慎考虑。

“校长，我有项迟疑不决的事，希望你给我一些宝贵的意见！”他把有意“弃教从险”的原委说出。

“陈老师，首先，你不要想到钱的问题；否则你的思绪就会乱了。”

“你的意思是……？”

“首先你要肯是，教书与招徕寿险，那一项你比较有兴趣？”校长严肃地问。

“这……这……这……两项我都有兴趣，否则，当初我就不会入这两行了。”“但潜意识里，你就不喜欢教学的工作。也许你以前很喜欢，但自从参加了「内阁薪金制」后，你就不知不觉的嫌弃它。”

“是吗？”振福给校长这套心里分析弄得更加糊涂，明明是钱的得失问题，却说到兴趣那方面。

“好了，既然你对寿险业更有兴趣，那你就辞职专心去招徕寿险好了。”

“校长！那你是赞成我专职做寿险业了？”

“我可没有那么说，这完全照你目前的心态分析给你知道。其实要是你真的辞职，我倒还有点舍不得，除了你的尽责献身外，我还要费神去找临教呢！”校长说完，把身体靠在椅背上，望着他微笑。

他咬咬嘴唇，右手毫无意识的抓抓头发。

“你可慢慢去考虑，相信保险公司也不是马上叫你决定的。其实人不可太市侩，太庸俗，太斤斤计较，把一个钱字看得那么重，让公式化的生活磨掉我们的雄心壮志，相信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理想让我们去追求。”校长严肃而诚恳地说。

校长说得对，他要把握时机去追求理想，去创造理想，把寿险的好处告诉给每一个人。招徕寿险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崇高的积德行为，就像神的大慈大悲，爱护众生，造福人群。他想通了，他解开心结，整个人的心情也开朗起来。

放学后，回到家里，福嫂正在

忙着洗地抹窗。

他急不及待，才跨下摩多车，就说：

“我今天请教过校长，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决定接受保险公司的职位。不过到时我的工作恐怕比现在更忙，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对于你的择业，我帮不上什么忙，但对于这个家，你放心吧，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处理家务，管教孩子，我还有自信。”福嫂把抹着窗的手停下来看着他说。

(三)

大雨刚过，天上还飘着些雨丝。路上行人很少，车声也疏疏落落。女书记吴小姐出去吃午餐，整个办公室冷清清的。

振福递给小王一支烟，咀里唠叨着：

“妈的，得闲死，不得空病，还下这场鬼雨！”

“算了，吊颈也要透口气。是天老爷可怜，故意来场无情雨，否则你那还有闲情逸致坐在这里？”

“你说得很轻松，还有两个星期就截止了，不急才怪呢！老总昨天来电说，这期竞争剧烈，首两名「百万」将代表公司去参加在台湾

举行的研讨会呢！”

“那你还差多少？”

“「七万」，你呢？”

“唉！这期我弃权，反正早两年在香港，菲律宾召开的会议我已参加过，也应该让让别人机会了！”小王自嘲地说。

“这不像你平日的作风，不战而退，倒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时势使然，我只有「六十万」，怎可与人争一日长短。喂！你要不要我给你帮个忙，争个「百万」回来？”

“是所愿也，但不敢求也！”有个前任「百万」做后台，整个心都定下来，充满了自信心，似乎伸手就可撷下那令人人垂涎的「百万」头衔。

“好吧！看在一场老友的脸上，此后两个星期，凡是我找到的客户算是你的，不过佣金还是我拿。”

“那当然，我不是初哥，知道怎么做的。”

“不过你自己也应该想想办法，不可坐以待毙呀！”

“唉！我什么法宝都出尽了，还有什么好办法？”他有点懊恼地说。

“那些犹豫不肯投保的客户，干脆免去其首期保金，这样重赏之

下，成绩必佳。”小王笑笑的给他指点迷津。

他当然懂得个中利害关系，但他仍然感激小王在这紧急关头，拔刀相助。他打开橱门，倒出两杯酒，递一杯给小王说：

“喂！小王呀！过去你夺得「百万」魁首，感受怎样？”

“那还用说吗？其实到外国去，开会为名，旅游为实。说得文绉点是考察外国的寿险事业，互相交换经验。其实那个还不是为了那笔丰厚的奖金，还有那水涨船高的佣金。”

同行如敌国，振福不想在业务上讨论下去，於是转换话题，暧昧地低声问：“喂！外国的妞漂亮吗？”

“唉！多此一问。告诉你，按摩，看表演是小儿科，那些风骚婀娜的美女，日夜陪伴，过着帝皇般的生活，连自己姓什名谁，都记不起了。乐不思蜀，恨只恨自己体力不继，时日不多。其实出国美其名曰为参加研究会，真的目的是公司给出色的职员奖励金。每日才举行那两三小时的会，在那儿才是真正的休息，什么保额，佣金，客户，去他妈的大头鬼。那一个不是左拥右抱，真正的松弛，松弛！”

小王按熄手上的烟头，拍拍他的肩膀说：

“好好的干吧，我还有一个约会，先走了。”

振福拉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天气，雨丝还纷纷的飘着。

（四）

振福这次能争到「百万」的优越成绩，并代表公司出国开会除了个人的娱乐享受外，在工作上确实获益良多。尤其是学到许多新知识和开拓业务的新技巧，他了解到本国的寿险市场还非常广，参予寿险计划的人民尚不多，仍等待他大量的去发掘。因此他归国后，更加的努力工作。

为了扩大他这一组的人力，他开始召聘更多人才，连离校的中学生，也在他训练的行列。当然人多，人品就产生了良莠不齐的问题。

干寿险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品德，有信用，肯牺牲，愿服务，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精神。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司的利润放在第二位，再其次才轮到自己。千万不要为了佣金，昧着良心不把真相告诉客户，或瞒骗公司实情。他时常鼓励后进，要他们遵守各项规则，

他也与先进们互相共勉。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信任的先辈中，竟发生舞弊的现象，使他沮丧，也使他大伤脑筋。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猛吸着烟。桌面上的烟灰罐，已堆满了香烟头，但他仍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

“咯！咯！咯！”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的沉思。

“陈经理，李先生来了！”书记吴小姐推门进来说。

“请他进来！”

身材有点儿胖，前额的头发已脱落，发出闪闪的亮光。浓眉大眼，唇上有须，咀角的弧度略向下弯。

“请坐，慢慢把详情解释清楚！”他忍住心中升起的怒火。

“陈经理，你在扮鬼咩！我在电话里不是已说清楚了，还有什么好解释？”他的咀吊着烟，从齿缝中吐出这些话。

“你把保金中饱私囊，这又是为了什么？”

“喂！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乱说，我什么时候把保金中饱私囊，只不过把保金延迟交回公司吧了！”

“你把保金延迟了半年都不交

回公司，要不是客户催保单，恐怕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已接受客户的投保？”振福的语气越来越严重。

“嘿！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我只是一时周转不灵，才把客户交的保金暂时挪用，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你……你……你有什么人格，你简直侮辱寿险专业人士的尊严，枉你是个大学生的，轻重不分。”振福已被激怒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你一言，我一语，一个火爆，一个倔强。房里的气氛十分紧张，空气像突然添加了重量。压得振福喘不过气来，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本想作出让步，只训他几句，就息事宁人，没想到……

振福拍着桌子，尖声喊道：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振福撵走了他，全身不停地抽搐着，忘情地拿起酒杯，把酒往喉咙里倒。酒是苦的，但喝后却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嘿！还在生气？何必为那种人懊恼，值得吗？”小王推门进来，安慰他。

“简直是岂有此理，只要他认

错，说几句道歉和请求原谅的话，我就背这个黑锅，把全部责任挑起来，没料到……。”振福张开两手，耸耸肩，无奈的说。

“他恃着张大学文凭，早就不把你放在眼内，偏老总把他编为你的属下。据说他从来没有敬业乐业过，当初他当教师时，时常旷课去招寿险，结果给有关当局解聘。如他真的认真干，守信用，这个职位，恐怕也轮不到你了。”

“唉！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这一次万一客户有什么事故，你才吃不了兜着走呢！”

振福按熄了烟火，顺手倒了一杯酒递给小王。

“说真的，我倒还真不知如何写这份报告呢？”

“给老总训一顿是难免的，我看你还是不要隐瞒什么，反正他有前科，相信老总会谅解你的！”

“要是这样，恐怕他再也不能在这行立足了！”

“唉！必要时，你也不要顾虑那么多了！”小王以充满同情的口吻说完，带着所要的文件离开。

振福心想：“是福，是祸，咎由自取，与人无关，万一他因此被撵出这行业，也不能怪我。”

要写报告，在这情绪恶劣的时

刻也不知如何写起，还是设法松懈松懈紧张的神经吧！於是他扭开唱机，并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把整个身体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无意识的翻着杂志，蓦然，他整个人精神起来，轻声的念着：“……通过购买寿险作为投资是强制国民储蓄的最好方法，因为此举不但可以取得优厚的利润，同时你在意外发生的紧急情况下，还可令你受到保障。”

日本的九十九巴仙人口皆购有寿险，在大马则只有十三巴仙的人口有购寿险。去年，保费多达五亿三千六百万。这笔保费间接带动国内投资基金的流通，同时抑制通货膨胀率。

“哗！我国还有八十七巴仙的人口没有购买寿险，这是多么大的市场等待去开拓。只要每个招徕员以专业水准和知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准则，那么前途是多么光明和远大。

其实凡是工作都有压力，只要经得起这种冲击，克服这些困难，前面不又是康庄大道。小小的挫折，都要垂头丧气，那还谈什么造福人群呢。

他，陈振福绝对不是这种人，於是他从椅背上一个翻身，冲向洗

手间，洗了一个脸，精神焕发的，
拿起皮包，重新出发，去开拓他的
寿险王国。



语录



麻雀说：“我们不被人重视，那是由于我家族的人才太多，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你们再瞧瞧！”



漆树默默地在深山里，忍受着寂寞。

“V”形的伤口流着青春的血，待流干了，又献出壮大的身躯……



艺术巨作的伟大，在于使人从中发现新的涵义，人们可以感受到，却不能完整地描述它。



本刊启事

- (一) 由第廿二期起, 本刊调整价格, 每本定价马币三元, 订阅一年(五期)共马币十五元正 (包括邮费)。情非得已, 尚希鉴谅。
- (二) 由第廿二期起, 本刊将增加篇幅至七十八面, 并且全面提高作者稿酬, 以实际行动鼓励写作人创作。
- (三) 写作和艺术的路并不好走, 当初, 你又怎样踏上文学或艺术的道路呢? 本刊谨此征文:

文题: 《我怎样踏上文学/艺术之路》

截稿日期: 一九九五年六月卅日

本刊启

征集资料启事

中国国立华侨大学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已组成“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课题组”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课题组”, 有系统地展开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并拟成立新马华文文学资料中心。

为此, 特征集新马华文文学资料, 包括作家传略、回忆、作品、期刊、报刊、报纸副刊、有关论著等。本所在收到资料后三个月至半年内, 即向资料提供者报告资料使用情况。研究成果产生后, 将首先寄给资料提供者。

如蒙赠资料, 请运寄:

中国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

黄万华收

邮编362011。FAX: 595-2686969

华侨大学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

第二期《文学史问答比赛》成绩揭晓

正确答案：

1. 班固的代表作是《汉书》。
2. 《西游记》的中心人物是孙悟空。
3. 《阿Q正传》的作者是鲁迅。
4. 云里风的一本小说集是《望子成龙》。
5. 《心跳》(Degup Jantung)的作者是奥斯曼阿旺。
(Usman Awang)

☆全对五题者

许廷芳 (柔佛)
赵善明 (雪州)

张金贤 (檳城)
黄晓燕 (吡叻)

☆对四题者

吴振盛 (森州)
冯淑珍 (威省)

杨美美 (马六甲)
符致坚 (丹州)

☆对三题者

郑雄飞 (丹州)

杨淑芳 (吡叻)

☆对二题者

姚丽琼 (彭亨)

郭升成 (马六甲)



文学史问答比赛 (四)



把正确答案旁的英文字母，写在括弧内。

1. () 《文心雕龙》的作者是
A. 鍾嶸 B. 刘勰 C. 郦道元 D. 陶渊明
2. () 吴敬梓的代表作是
A. 《喻世明言》 B. 《镜花缘》 C. 《红楼梦》 D. 《儒林外史》
3. () 《家》、《春》、《秋》的作者是
A. 巴金 B. 老舍 C. 沈从文 D. 叶绍均
4. () 方北方著的一部小说是
A. 《迷途》 B. 《烈火》 C. 《迟亮的早晨》 D. 《白水黑山》
5. () 沙农阿末 (Shanon Ahmad) 的名著是
A. 《桎梏》 (Belenggu)
B. 《满途荆棘》 (Ranjau Sepanjang Jalan)
C. 《人质》 (Sandera)
D. 《错误的教养》 (Salah Asuhan)

参加者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地址： _____

参赛规则：

1. 凡本刊读者均可参加。
2. 每期录取优胜者十名，赠送文学书刊，藉资鼓励。
3. 比赛成绩将在第廿三期《清流》公布。
5. 所有参赛表格请寄： 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aman Se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新书介绍



《文思、文事》

(散文)

作者：碧澄

定价：RM10.00

邮购处：UPH15, Jln. Radinandum 2
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童诗百首》

(童诗)

作者：郭来发

定价：RM6.00

邮购处：Kuek Lai Huat
49, Jln. Perdana 8/8
Taman Pandan Perdana,
55300 Kuala Lumpur.

《无怨无尤》

(散文、诗、及小说)

作者：周金亮

定价：RM10.00

出版：千秋事业社

邮购处：27-B Jalan Khoo Teik Ee
55100 Kuala Lumpur.

稿 约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还是戏剧；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来稿一经发表，稿酬从优。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订 阅 单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 寄 地 址
				中	英	
		第	期 至 第			
		第	期 至 第			

附启：每期马币三元，五期共十五元（包括邮费）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订寄：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本刊。
- 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绍亲友，共同负起文学保温工作。

• 谢谢您的支持！

• 编委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廿一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

编辑顾问 : 韦 暉 驼 铃 傅承得
 年 红 田 舟 吴 岸

主 编 : 岳 衡
编 委 : 一 介 紫梦玲 良 木
 郑可达 郭绪益 崔 冰

校 对 : 许心伦
督 印 : 臻 杰

出版准证 : KDN. PP6767/1/94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 印 者 :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张韵山对中国传统 水墨画 独具心得

文：钟正山



张韵山於一九五三年出生於怡保市，少具颖慧，爱好艺术，自中学毕业后，即进入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深造，在院三年期间，别嗜中国水墨画，常有作品示余，虚心聆教，其好学的精神可嘉，当时在院学生，唯韵山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独具心得。自学院毕业后，复随名家陶寿伯、万一鹏、李奇茂、范子登专攻画艺，因其天资聪颖，艺遂大进。韵山擅写传统之梅、兰、竹、菊四君子外，又精于山水及各种

花卉，作品俱有清新秀逸之境界，被誉为马邦画坛之青年才俊。一九七五年及一九七六年曾与乃兄英杰先生在怡保及檳城举行诗书画联展，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四复与乃兄应台北及高雄国立图书馆之邀举行诗书画联展，深获海内外之佳评。按：韵山现任吡叻洞司理及吡叻唯诚俱乐部评议员。

